

我的爱对你说

王益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我的爱对你说

作 者：王益刚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ISBN：7-5354-2809-6/1247.57

定 价：16.00

—

浦江市安丰路靠近黄山路口，沿路两丈多高的围墙，将数幢花园式别墅圈住；别墅之间设有围墙相隔。其中号码为安丰路 976 号和 978 号两座别墅是紧邻，大门都向南开在安丰路上。时际仲春，安丰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已是枝繁叶茂，浓阴蔽日。中午时分，晴日当空，路上行人稀少。此时，976 号大铁门边，站着一位年约 20 多岁，手握羽毛球拍的漂亮女孩。女孩上穿白的确凉衬衫，下穿蓝哔叽长裤，脚上穿的是白色运动鞋。女孩两颊红润，额头和鼻端缀满细密的汗珠，满头秀发只用一根橡皮筋绾在脑后。她抬头看看大铁门，举起左手，略微迟疑了一下，向大铁门轻轻一拍。稍稍等了一会，即加重拍了两下，赶紧后退一步，面色略显紧张地看着大门。过了约分把钟，哐当一声，大门开处，门内出现一位身穿草绿军装的年轻军人。

“同志，你找谁？”军人问道。

“我和姐姐打羽毛球不小心，羽毛球掉进了你们大院。”

“那就进来找吧！”

女孩进入大院很快便在花丛里边找到了羽毛球。

“呀，这花多好看！”女孩对院子围墙边盛开的蔷薇花发生了兴趣，然后她略带羞怯地问道：“我摘一朵行吗？”“可以。”军人回答得很干脆。女孩略微端详了一下，欠身轻轻摘下了一朵含苞欲放的蔷薇花，凑近鼻尖闻了闻：“真香！”边说边向军人投来感激的一笑。随后跨过铁门，军人紧随其后，在关大铁门时，女孩不经意地回眸一笑，正好和军人的目光碰在一起，二人目光相接，双方内心都有一股说不出的异样的感觉。

军人关好大门，内心若有所失。车转身，猛抬头，见单位领导单副处长就站在二楼阳台上注视着自己！军人内心扑咚一跳，眼光不自然地避开了单副处长，加快了脚步，匆忙走进自己的宿舍，好

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避开父母一样。对周围的人和事，都要保持应有的警惕性。对陌生人更不能随便放进营区，这些都是单位领导经常告诫的。刚才让一个不认识的女孩随便进入单位大院，这不有违单位的规定了吗？军人越想越觉得不妥，离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军人打算利用这一个多小时，把思绪好好理一理。

军人名叫张志远，27岁，中等身材，看上去有几分书生气。部队的磨练又让他多了些男子汉的阳刚和军人的英锐。

张志远的老家在浙江省雁荡山区农村，60年代中期，他高中未读完，适逢文化大革命，他只好回乡务农。1966年参军，分配到南方军区守备三师直属队当兵。由于张志远既能吃苦耐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平时和战友们相处得也很好，入伍不到一年，便被提拔为文书。1967年，张志远所在部队接受“三支二军”任务，来到中国繁华大都市浦江市。张志远和直属队干部科的周林干事被分配到浦江市人民广播电台“支左”。在一年多的“支左”工作中，张志远和周林吃住工作都在一起，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支左”结束之后，周林和张志远回到各自的岗位，虽然二人职位不同：一个是干部，一个是战士，但是并没有因此影响相互间的交往。周林对张志远既是一个干部对战士，又是一个兄长对小弟（周林年长张志远5岁），始终关心着张志远的成长。工作之余，周林总是要抽点时间和张志远谈谈心，双方谈得最多的除了生活琐事之外，理想、前途、入党、提干等等，也是常谈的内容。张志远在周林的鼓励下，工作越发勤奋，不久便入了党。入党一年后提干当上了排长。从此张志远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在这之前，周林已被调到浦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工作。

文革中期的70年代初，对搞文革运动的部队军以上机关进行整顿。浦江军区机关属于被整顿之列，一大批造反派从部队机关被转了出去：有的复员转业，有的被下到基层。机关干部缺额，需要从基层调一大批干部补充，而这项工作具体的职能部门是浦江军区

的干部处。在调干过程中，周林想到了张志远，于是，经周林推荐，领导研究决定，张志远从南方军区守备三师直属队被调到浦江军区敌工处任干事，刚刚到任不到一个月。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敌工处和军区司令部机关是分开办公的。现在这个安丰路 976 号的办公地点，原来是浦江市一个很有名气的经营服装的资本家的住宅。文化大革命开始，资本家被迫迁出。当时，浦江军区住宿和办公用房较紧，于是市委就将这栋花园别墅给了浦江军区。因为敌工处不方便在机关大院办公，这栋别墅就派给敌工处做办公室兼宿舍。这栋小楼房独门独院，面南背北，上下三层，打蜡地板，玻璃钢窗，大小 20 多个房间，厨房卫生间，设施齐全。敌工处的 10 多名干部，加上一个勤务兵，办公、住宿全部解决。张志远的宿舍在底楼，办公室在二楼。平时上班时间外面来人，都是勤务员陈兵开门；休息时间外面若有人来，谁听到敲门声和揿电铃的声音谁就主动去开门。今天中午勤务员小陈在午睡，张志远在宿舍看书，听到外面有人敲门，便放下书本主动去开门。想不到这一开门，却给自己惹来了一个小小的麻烦。

下午上班，张志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办公室。他正在想要不要把中午开门的事向单副处长作汇报的当儿，单副处长却找来了：“小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单副处长神情严肃地站在张志远办公室的门口，连门也没进，说完转身就走。

张志远对这位单副处长有点儿敬而远之。敌工处的正处长姓刘，在浦江市公安局“支左”，进了公安局的领导班子，处里的工作由单副处长全权负责。张志远记得，刚到敌工处报到的那天，就是这位单副处长接待他的。那天单副处长对张志远说：“小张呀，你能到我们处工作，这是你的光荣；我们这个处和机关的其他处室不同，我们是搞对敌斗争工作的，对干部素质要求很高，工作上不能出丝毫的差错。每个同志都要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特别是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否则弄得不好就要出大

问题。这些，你可千万要记住呵！”

单副处长的话张志远记忆犹新，联想到今天中午为一个陌生女孩开门的事，不禁有点儿胆怯起来。心想：单副处长八成是为这件事。

“来，这边坐。”单副处长边说边将放在一旁的椅子向他对面挪了挪。让张志远坐下。

“小张！你知道我找你为什么事吗？”张志远刚落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单副处长又亮开了他的男高音，“你是咋整的？尽找麻烦！”

单副处长叫单振东，是东北人，身材魁梧，皮肤黝黑，说起话来高喉咙大嗓门。解放战争初期单振东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放牛娃，在人民解放军攻打长春的战役中，他的家乡获得解放。解放军行军经过他的村庄，他正好在放牛，他硬是扔掉牛绳，要跟解放军走。解放军见他年龄小，劝他过几年再当兵，他说什么也不肯。解放军只得将他留下了。随后，单振东随部队转战东北。东北全境解放以后，他随部队入关，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一直打到浦江。由于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提升很快，在解放浦江的战役中，他已经是38军区96团一营营长了。在攻打浦江邮电大厦的战斗中，敌人一个加强连，200多人据守邮电大楼负隅顽抗。当时一营担任主攻，部队久攻不下，可急坏了单振东。单振东见硬攻不奏效，便拿起喇叭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可不巧的是喇叭里的电池没了，喊不响，他气得把喇叭扔进了苏州河，扯起嗓子向敌人喊开了话：“蒋军弟兄们！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得严严实实，顽抗是没有出路的！摆在你们面前惟一的出路，只有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人身安全！你们听见了吗？”等了一会儿，单振东见对方没反应，他突然冒出了一句东北方言：

“咋整的，土圪塔似的！”这时候，对方出来一个人也用东北方言和他答上话：

“长官，你是东北人？”

“我老家在长春郊区三里屯”。单振东赶紧告诉对方。“我说呢，咱们可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对方此话一出，单振东立即接上话茬问道：“那你家住哪？”“长春郊区五里沟！”“哎呀！老兄，咱们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识一家人哪！还打个什么劲？”单振东赶紧展开政治攻势。“你刚才说能保证我们安全，说话可算数？”敌军连长有点儿不放心。“咋不算数？我是营长，说到做到，你们不要磨蹭了！”单振东立即拍胸保证。“我是连长，我这就叫弟兄们放下武器！”于是，那个敌军连长就叫士兵将武器全部放下。那些国民党士兵已经被围困了三天三夜，本来就不想再打下去了，叫他们放下武器，正是求之不得。一个个将武器扔出大楼，打着白旗走了出来。就这样，一营没有损失一人一枪，攻下了邮电大楼，俘虏了二百一十七人，缴获各类武器三百多件。单振东被38军记了一等功。由于单振东不用扩音喇叭，单凭大嗓门喊话瓦解敌军取得成功，于是战友们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大喇叭”。领导认为单振东做敌军工作还可以，解放后便将他从基层调到机关，当上了敌工处副处长。他的一些原来的领导、战友见到他不叫他的名字，也不称他的职务，仍然亲热地直呼他的绰号“大喇叭”。

“单副处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张志远不安地说道。

“不明白我的意思？那么我问你，中午你将一个女孩放进我们的院子是不？”

“是的。她的羽毛球落进我们院子，是我开门让她进来拣羽毛球的。”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家的孩子？”

“不知道！”

“不知道就好。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子就住在我们隔壁，她的父亲就是中国京剧界赫赫有名的邹正刚！邹正刚可是个大大的反动戏剧权威，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反。他现在被关进了牛棚挨批，是专政对象！你和他的女儿有什么好说的？”

张志远越听越心惊，心想，这下可闯下大祸了！

“我实在不知道她是邹正刚的女儿，要是知道我绝对不会放她进来的！”张志远说的是实情，他确实不知道女孩是邹正刚的女儿。这一点单副处长心里也是明白的。看到张志远神情紧张，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单副处长也就放缓了语气：“小张，你刚来我们这里，对周围的环境还不太熟悉，以后要多问问。还是那句话，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不忘阶级斗争，提高革命警惕性，决不辜负组织和领导的关怀！”

“这就对了！”单副处长点点头。

张志远回到办公室，同办公室的宣传干部杨怀和叶明慧在整理稿件，沈浩还在卫生间对着镜子忙乎。和张志远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就这四个人。这四个人属于敌工处下设的对台对外宣传小组。敌工处下设二个工作小组，还有一个是综合工作小组，办公室在三楼。对台宣传小组的任务是：组织对台宣传稿件，对敌军展开攻心战；向台湾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稿对象主要是在大陆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人员、台湾同胞以及各行各业知名人士等。沈浩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这四人中，沈浩已年届不惑，张、杨、叶三人年龄相仿。除沈浩之外，他们三人都是新近从基层调来的。叶明慧是个女的，比张志远、杨怀早调来半年。四个人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大约有50多平米，墙壁从上到下贴的是底色嫩黄、上绘绿叶衬托水红色月季花的墙纸。四张办公桌分两边摆放，左侧第一个靠阳台的是杨怀的办公桌，杨怀身后是沈浩，右侧第一个靠阳台的是叶明慧，其后便是张志远。玻璃窗户和铁门外是一个没有封闭的宽敞大阳台，站在阳台上，小院里的花草树木一览无余。

二

张志远回到办公室并没有马上整理稿件，他打开铁门，走到阳

台上做了个深呼吸，眼睛不由自主地向隔壁 978 号看了一下，便匆匆回到办公室。他拿起桌子上的稿件不经意地翻了一下。

“张干事！”敌工处的干部除了正副处长之外，其他人的职务都称“干事”。不过如同司令部的参谋一样，干事也是有大有小的。像浦江军区这样的军一级机关，级别最高的干事是副团职，最低的是排级。这个办公室的四个人，除了沈浩是正营级干事，其余三人都是副连职干事。坐在张志远前面的叶明慧见张志远回到办公桌坐下，回过头来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什么事？”张志远抬起头来看着叶明慧。叶明慧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似乎不愿意让杨怀听到，不过杨怀还是听到了，他放下手中的笔，将头侧过来看着张叶两人。叶明慧见状，不想再说下去。这时沈浩已经修饰完毕，从卫生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看着他们三人说：“你们在嘀咕什么？”杨怀嘴快抢着说道：

“刚才叶明慧不知为什么喊张志远，我看了他们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

“没关系，说说看。”老沈面带微笑地看着叶明慧。

“其实也没什么。我见单副处长一上班就找小张谈话，我想问问小张谈了些什么。”叶明慧已经说出了要问的内容，老沈和小杨又都眼巴巴地看着张志远，张志远觉得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于是他便将今天中午开门让邹正刚女儿进到院内捡羽毛球，被单副处长看到，单副处长找他谈话的情况扼要地说了一下。

“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我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叶明慧一脸的不以为然。

“话可不能这样说嘛，邹正刚可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的女儿对我们能有好感吗？说不定啊，他的女儿是来刺探我们这里虚实的呢！”杨怀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

“看你说得多玄乎！”叶明慧有点儿忿忿不平。

“不是我说得玄乎，要不单副处长为什么要找小张谈话？”杨

怀把单副处长抬了出来。

“你算了吧！不要拿了鸡毛当令箭，拔根红草当火吹！”叶明慧提高了嗓门。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说了！”老沈出来打圆场，杨叶二人就停止了争论。

杨怀和叶明慧两人经常话不投机，除了老沈外，张志远是他俩争取的对象。双方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总希望小张加入自己一边，共同向对方发难。但是张志远总是尽量避开他们之间的纷争，不愿和他们搅和在一起。老沈在小杨和小叶发生争论的时候，往往扮演着和事老角色。对他们争论的问题一般不予置评，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你们把手头的事情抓紧处理一下，四点钟到军人俱乐部听重要报告！”“还有半个小时！”老沈又补充了一下。说完他转身进了卫生间。

每次上班以后开始办公之前，或者有什么集体活动，老沈都要进卫生间梳妆打扮一番。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老沈至今仍是独身一人。父母早故。和处里的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住在敌工处的宿舍里。不过，别人是两人住一间，他是一人住一小间，这大概是领导对他的照顾吧。据说他是江苏南京人，早年毕业于浦江震旦大学，专业是英语。学成留校任教。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在朝鲜志愿军总部任英语翻译。朝鲜战争结束，回国后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后调到福建前线做敌军工作。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有一天沈浩到我军前沿阵地有事，金门蒋军一颗炮弹落到我军前沿阵地，在离沈浩不远处爆炸，在炮弹爆炸的瞬间，一名炮兵排长将沈浩扑倒在地，沈浩得救了，而那个排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沈浩的生命虽然保住，但脑子受到严重震荡，经过部队医院的精心治疗，虽然基本康复，但多多少少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头脑时有不适。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在浦江军区成立敌工处时，将沈浩

从福建前线调来此处工作。沈浩平时说话不多，言语谨慎，交际广泛，待人接物谦恭有礼。他相当注重仪表修饰，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油光光的，皮鞋总是擦得亮闪闪的，穿着总是整整齐齐的。老沈在卫生间的镜子前一边梳头一边催促：“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说着他从办公桌上拿了一份世界语杂志《北京周报》，站在办公室门口等待，这是老沈的习惯，每次出门，他都要带上一份《北京周报》，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看。至于为什么不看也要带上，谁也说不清。有一次张志远和他一道外出组稿，见他又带了《北京周报》，抓在手里，上下挤公共汽车实在不方便，张志远硬是向他要过来，替他放在自己的手提包里。但是一下车，老沈还是将《北京周报》要了回去，依然是拿在手里。张志远有点奇怪，便问道：“老沈，你干吗老喜欢把《北京周报》拿在手里？”老沈白了张志远一眼，没做声。“每次外出你都这样拿着，不嫌麻烦吗？”张志远以为他没听清又补充说道。“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与你无关！这样的话，请你今后不要再说了！”张志远碰了钉子，以后再也不敢提了。他看老沈今天手里又拿了那份熟悉的《北京周报》，赶紧将目光移开，以免引起老沈的不快。老沈看他们三人都收拾得差不多了，便转身向楼下走去。张杨叶简单收拾了一下，跟在老沈身后，走下楼梯。

楼下小院内，单副处长和三楼的人已经在等着。“动作快一点！”单副处长已经等得不耐烦，他打开大铁门，率先走出，其他人不敢怠慢，紧随其后。他们一行搭乘公共汽车赶到军人俱乐部，距离开会时间大约还有十多分钟。俱乐部的大操场上已经有不少人。人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闲聊，相互猜测会议的内容。

军人俱乐部坐落在浦江市南京路和北京路的交岔路口。它的东侧是胶州路，胶州路再向东便是浦江军区机关所在地的高州路；军人俱乐部的西侧是浦江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安国寺。这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行人如织，摩肩接踵；著名的浦江市第九百货商店和人民公园就在安国寺周围。

所谓军人俱乐部，它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军人的娱乐，这里除了为军人们进行文艺演出和放电影等娱乐活动之外，还兼作军人们开会听报告的场所。整个军人俱乐部占地约 300 多亩。作报告，看演出的大会堂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紧挨大会堂的是一个水泥大操场；和水泥操场相连接的是草坪。军人俱乐部四周被高大的围墙包围着。一般人是进不来的。

三

开会的铃声响了，张志远和叶明慧赶紧进入会场，二人找了座位坐在一起。眼光很自然地投向了主席台。首长们开始上主席台就坐。中间坐的是浦江军区司令员邹汉林，左侧是政委李光宗，李光宗身旁坐了位穿军装戴眼镜的陌生人；接下来坐的才是副政委杨维山、张伟、王宏生、孙寿亭；右侧依次坐的是：副司令张力学、李新来、胡战云、陈可发等。叶明慧指着那个穿军装的陌生人问张志远：“李政委旁边那位是谁？我怎么没见过？”“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张志远答道。

今天的会议由浦江军区政治部主任邢汉主持。

“大家坐坐好，现在开会！”邢汉今天似乎有点激动，平时无论开什么会他都是坐着的，今天却站着宣布开会。这个邢汉原来是南方军区守备三师政治部主任，张志远在三师直属队时，邢汉经常给他们直属队做报告，所以张志远对邢汉并不陌生。邢汉紧接着宣布今天会议的内容：“今天我们浦江军区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新指示！下面请李光宗政委做传达，大家欢迎！”

叶明慧听了邢汉宣布的会议内容，不由地吃了一惊，心想，又要搞运动了！

李光宗政委是个老红军，文革中，浦江军区机关造反，他经常被造反派揪斗。他是 1935 年在江西苏区参加工农红军的。参军前，

他父母在家乡给他订下了一门亲事。来不及成亲，他便随部队出发。长期的军旅生涯，无暇顾及家室，父母也在白色恐怖时被还乡团杀害。至于那个未婚妻，也长期没有音信，不知所终。直到全国解放后，他已经四十多岁了，才在领导的关心下，找了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爱人。为此造反派说他是陈世美，作为一条罪状，经常挨斗。有一次，造反派把他老婆的两只高跟鞋，挂在他的脖子上，要他用鼻子闻，舌头舔，还要他说“我是陈世美，真是不要脸，嫌弃糟糠妻，把小婆鞋儿舔！”从此，他对造反派没有一点好感。对上面有关文革的指示、文件的贯彻，总是抱着消极的态度。今天他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照本宣科，基本上没有作什么发挥。文件读完之后，他指着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说：

“这位是中央文革小组派到我们浦江军区指导运动的中央文革特派员柏良同志，有关这次运动如何搞，我们还是听听柏特派员的意见。柏特派员从北京来，对上面的精神了解的比我们多，吃得比我们透。下面请柏特派员做指示，大家欢迎！”

李光宗表面上是对柏特派员尊重，内心却是另有想法：这次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头来还不是整我们这些老家伙！哪次运动我们不挨整？运动搞好了，是你柏良指导有功；要是搞得不好，中央文革不满意，是我们领导贯彻不力。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我何必瞎上劲？再说中央文革为什么不派人到别的地方，偏偏要派人到我们浦江军区？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就是对我们这些人不信任！王洪文、张春桥都是浦江军区的政委，他们为什么不来传达？这不是故意要把我们推到风尖浪头上吗？我才不上这个当呢！他心里的想法当然不会摆到脸上。

柏特派员见李光宗没谈浦江军区如何贯彻的意见，心中有点儿不快：“还是李政委先谈谈贯彻意见吧！”

李光宗心想，这家伙真够损的，非逼我就范，我就是不上你的圈套。他心想，今天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个柏特派员，看他戴的那副

酒瓶底般厚的眼镜，就是个不小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最爱面子；对付这种人办法就是一个字：捧。他郑重其事地对柏特派员道：

“你是中央文革派来指导运动的，在我们眼里，你就是中央的领导。在中央领导面前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听你的！”李光宗这一番话，柏良听得从头到脚的舒服。但表面上不得不客气一番，否则真的要是以中央领导自居，弄得不好，吃不了也是要兜着走的！

“哪里，哪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算什么中央领导？不敢当，不敢当啊！”他用左手推了推镜架，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李光宗得意地瞟了柏良一眼，心想：你想让我上套？没门！你还嫩了点！

“既然李政委要我先说，我就先说两句吧。恭敬不如从命嘛！”柏良操一口浦江普通话，配以沙哑的嗓音，轻柔的语气，给人的感觉他是个大病初愈的人，显得有气无力。李光宗将话筒向柏良的身边挪了挪，尽量靠他嘴巴近一些。柏良话锋一转，开始切入正题：“中央文革对这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非常重要的，特地派我来参加浦江军区的运动。这是中央文革对我们浦江军区的关怀，是春桥、洪文政委对我们浦江军区的关怀”！啪啪，啪啪，坐在左右两侧的副司令张力学和副政委杨维山带头鼓起了掌，下面的听众见台上鼓掌，也稀稀落落鼓起了掌。叶明慧刚才正和前排杨怀争论着什么，没听清柏良说了些什么。见大家鼓掌，她有点不明所以，便问张志远。张志远白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这么重要的讲话你都没听清，太不应该了！”叶明慧见张志远不太愿说，也就算了。柏良继续说道：

“同志们哪！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几年了，有些人表面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李光宗不由自主吃了一惊，心想，这小子是冲我们浦江军区领导而发，还是泛泛而论？不容他继续想下去，柏良又说道：“浦江市这个地方，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呵，请不要误会，

我这里所说的‘兵家’，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至于‘必争’嘛，就是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究竟是臭知识分子，说起话来总喜欢咬文嚼字的。司令员邹汉林暗暗骂道。接下去柏良又说道：

“这里的阶级斗争一向错综复杂，十分激烈；走资派还在走啊！部队有没有走资派？是不是还在走？很难说！”

柏良虽然讲的是部队，没讲浦江军区，政委李光宗，司令邹汉林，副政委张伟等这几个浦江军区的领导已经听得心惊肉跳，浑身冒汗了。文革初期，这几个人被造反派揪斗，坐喷气式，戴高帽，下跪，甚至打嘴巴，这些还都历历在目，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柏良继续说道：

“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是个大问题，我这次来，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当面交待我，要我告诉同志们，浦江军区问题不少，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希望同志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指示精神，迅速行动起来，深入揭批浦江军区的问题。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啊！”

邹、李、张三人都在擦汗，心想完了，大祸又要临头了！副司令张力学和李新来以及副政委杨维山却听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这三人中张力学、杨维山论资格比现任司令政委要老，他们二人任现职的时候，现任司令政委都还在守备二师当师长和政委。文革初期，浦江军区的老司令和老政委调任新职，张、李二人以为接班在望。想不到中央军委将邹、李二人从师长政委的位子上越级提拔为浦江军区的正职，对此，张李一直耿耿于怀。文革中部队军以上机关搞运动，张李二人表现积极，主动起来揭批浦江军区的问题，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受到造反派的拥护，同时也得到张春桥和王洪文的赏识。当他们听说又要搞运动，揭浦江军区的问题，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心想这一次要是能把邹、李挤掉，司令政委的位子说不定就是我们的了。所以，张、李二人的脸

上始终堆满了笑容。至于李新来，解放前家庭条件不错，参加革命之前喝过几瓶墨水，写得一手好文章，有“才子”之称。他四十岁不到就当上浦江军区副司令，副军级干部。不过他认为当副司令还是屈就，凭他的才干当司令也绰绰有余。所以他对这个副司令的位子是不满意的。他经常想着怎样才能上得更快一点。文革以来一些暴发户的发迹，特别是王洪文的发迹，使他终于悟出了上得快的“道理”：得有后台！俗话说得好：朝中无人不做官。要想做大官就得有后台。他开始认准了这个“理”。但找谁作后台呢？如今浦江军区的司令政委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即使是上级领导南方军区的司令和政委还不是被造反派揪得到处藏吗？看来他们都是靠不住的。而现今当着浦江军区第一和第二政委的张春桥王洪文，可都是通天的人。要是能得到他们的赏识，还愁将来不发迹吗？于是他在找机会向张、王靠拢。因此在运动中他很自然地就和得到张、王赏识的张力学、杨维山搞到了一起。柏特派员今天的讲话，除了张力学、杨维山鼓掌最多最响之外，就算是他了！

四

当天晚上，敌工处全体集中，讨论如何贯彻中央文革指示精神，揭开浦江军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盖子。到会的除了全体在职干部外，连已经离休多年的老干部罗群浩、徐平也饶有兴味地参加了。在地方“支左”的李铁也被招回参加运动。单副处长首先亮开了他的大嗓门：

“同志们！这次运动很重要，柏特派员讲得很清楚，走资派还在走，浦江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揭开。这就要求我们迅速行动起来，揭开浦江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把还在走的走资派揪出来！下面大家发言，谈谈个人如何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单副处长讲话之后，大家纷纷发言表态。张志远第一个发言，

这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不论大会小会，甚至于当战士时的班务会，他都是第一个发言。政治学习如此，干工作也是这样，他样样事情不愿拉在人后。他认定这样一个基本道理：他从一个农村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解放军干部，是党的培养，毛泽东思想的哺育，要不是党和毛主席，他至今只能在农村庄稼地里折腾。他心想，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走资派，使我们党几十年浴血奋斗取得的革命果实不至于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年，走资派居然还在走，他感到不可思议！刚才单副处长的一番话，又勾起了他的情绪。张志远激动得脸涨得通红。他说：“‘文革’已经搞了好几年，浦江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竟然到现在没揭开，造反派干啥去了？……”

“造反派干啥去了？被赶出浦江军区了！要不是造反派被复员的复员，转业的转业，你又怎能进浦江军区机关？这些造反派如果还在浦江军区，部队还不乱得一团糟？这样的军队还像个军队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

张志远吃了一惊。参加会议的所有的人都把吃惊的目光投向刚才发言的人！原来，刚才说这番话的是已经离休三年多的敌工处原副处长徐平！

徐平年龄并不老，不过六十一岁。但他的资格很老，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在战争年代，他作战勇敢，出生入死，先后荣立大小战功十多次，负伤七次，“死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44年5月，他在八路军120师一个连队当班长，在山西吕梁山区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他所在的连和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发生了一场遭遇战。他们连队只有七十多人，而日伪军却有四百多人，他们子弹打光了，人员也伤亡了一大半。最后敌人围上来想抓活的。战士们上好刺刀，跃出战壕，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在格斗中徐平用刺刀一连捅死了三个敌人，不提防被敌人从身后偷袭。偷袭的敌人用枪托砸中徐平的头部，徐平当即倒地不起。敌人